

最神奇的侦探 最诡异的案情 最惊人的真相

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探案集

(英) 阿瑟·柯南·道尔 著 夏晨妮 译



凶案惊悚



“不论案件如何复杂，人们总能寻求出一个解释。”

——福尔摩斯



福尔摩斯探案集

FU ER MO SI TAN AN JI



凶案惊魂



旅游教育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潘丽杰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凶案惊魂 / (英) 柯南道尔 (Conan Doyle, A.) 著;
夏晨妮译. -- 北京: 旅游教育出版社, 2013.6
(福尔摩斯探案集)
ISBN 978-7-5637-2663-9

I. ①凶… II. ①柯… ②夏… III. ①侦探小说-小说集-英国-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23687号

福尔摩斯探案集

FU ER MO SI TAN AN JI

凶案惊魂

(英国)阿瑟·柯南·道尔 著 夏晨妮 译

出版单位	旅游教育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南里1号
邮 编	100024
发行电话	(010) 65778403 65728372 65767462 (传真)
本社网址	www.tepcb.com
E-mail	tepx@163.com
印刷单位	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
开 本	163 × 225 1/16
印 张	48
字 数	400千字
版 次	2013年7月第1版
印 次	2013年7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52.00元(全套四册)

如有质量问题 请联系调换 电话:010-85868666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福尔摩斯探案集

前言

阿瑟·柯南·道尔（1859～1930年）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，世界著名小说家，堪称侦探悬疑小说的鼻祖。柯南·道尔的一生多姿多彩且曲折离奇，他是历史学家、捕鲸者、运动员、战地通讯记者及唯心论者。1902年，他因在波尔战争中于南非野战医院的优异表现荣封爵士。

年轻时的柯南·道尔曾在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就读，1891回到伦敦成为一名眼科医生，这使得他有更多时间从事写作。他一生中共写了60篇福尔摩斯故事，包括56个短篇和4个中篇，这些故事在40年间陆续在《海滨杂志》上发表。1928～1929年，英国出版了福尔摩斯的短篇故事和中篇故事，称之为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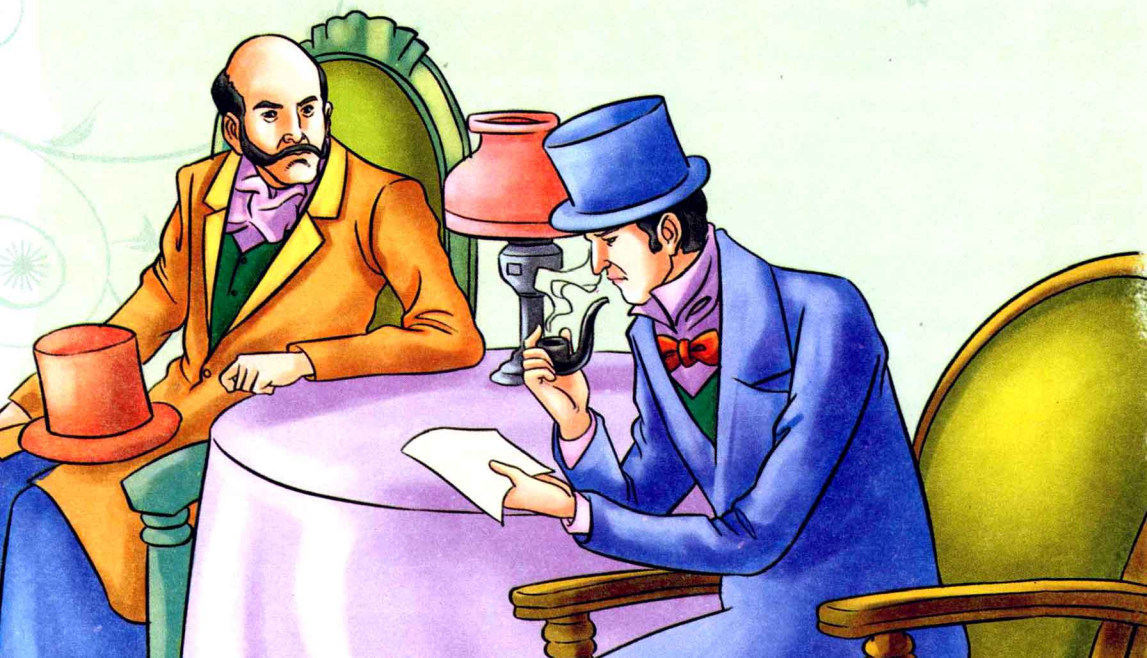
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》是柯南·道尔的代表作，也是世界侦探小说历史上的不朽经典。一百多年来风靡全世界，备受读者推崇，正如英国著名小说家毛姆所言，“和柯南·道尔所写的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》相比，没有任何侦探小说曾享有那么大的声誉。”

歇洛克·福尔摩斯是柯南·道尔所塑造的一个才华横溢的侦探形象，已经成了世界上家喻户晓的人物。这个身材瘦削、头戴猎帽、肩披风衣、口衔烟斗的神探形象早已深入人心。面对千头万绪、扑朔迷离的案件，福尔摩斯总是能够运用冷静的头脑、敏锐的观察力、超强的推理能力，最终将谜团一一解开。由于福尔摩斯这个形象被作者塑造的生动逼真、活灵活现，因此许多读者在读完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》后，完全相信在贝克街221号真实地生活着这样一位神探。

为了培养青少年的判断推理能力，丰富他们的课外生活，我们从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》挑选出了一些情节跌宕起伏、结构奇妙多变的典型案件，精心编排了这套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，共分为《绝命追踪》、《血色命案》、《惊狂复仇》、《凶案惊魂》四本。全书图文并茂，语言流畅优美，读者从中不仅可以领略福尔摩斯的正义、机智和勇敢，还可以掌握一定的推理探案知识，是一套不可多得的经典读物。

目录

王冠宝石案	7
雷神桥之谜	24
爬行人	48
吸血鬼	68
三个同姓人	83
显贵的委托人	106
三角墙山庄	124
皮肤变白的军人	142
狮鬃毛	160
退休的颜料商	178



王冠宝石案

一颗价值十万英镑的王冠宝石突然不翼而飞，在王室中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，为了找回宝石，首相和内务大臣亲临贝克街，向福尔摩斯求助。福尔摩斯再次临危受命，这次他能否顺利找回宝石呢？

自从我结婚后，我就搬离了贝克街的寓所，留下福尔摩斯一个人住在那里。但现在，他又有了一个新的助手，名叫毕利，他是一个十分聪明机敏的小伙子。

最近几天，我的医务不太繁忙，于是我去看望了我的朋友。进门后，我就向毕利打招呼：“一切都是老样子，毕利。福尔摩斯现在好吗？”

毕利有点担心地瞧了瞧那关着的卧室门。

“我想他大概还在床上睡着。”毕利说。

当时正是一个明媚夏日的下午两点钟。但是华生已经十分熟悉他朋友的不规律生活，不会感到现在睡觉有什么奇怪。

“就是说，他目前正在办一件案子喽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他现在十分紧张。我很担心他的健康状况。他越来越苍白消瘦，还吃不下饭。赫德森太太总是问他：‘福尔摩斯先生，您几点钟用饭？’而他总是说：‘七点半，不过是后天的七点半。’您是知道他专心办案的时候是怎么过日子的。”

“是的，毕利，我很清楚。”

“目前他正在跟踪某个人。昨天他化装成一个找工作的工

人，今天刚扮成了一个老太太，差点儿把我也骗了。”毕利一边笑着，一边用手指了指靠在沙发边上的一把很皱的伞，“这是扮老太太的道具之一。”

“毕利，这是件什么案子呢？”

毕利放低了声音，仿佛谈论国家机密大事似的：“跟您说倒没关系，但不能外传。就是办那个王冠宝石的案子。”

“什么？就是那桩十万英镑的盗窃案吗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他们决心要找回宝石。嘿，那天首相和内务大臣亲自来了，就坐在那个沙发上。福尔摩斯先生对他们态度挺好，他没说过几句话就使他们放心了，他答应一定尽全力去办。然而那个坎特米尔勋爵却瞧不起福尔摩斯先生。我可以跟首相谈得来，我也不讨厌内务大臣，他是一个有礼貌、好说话的人。但是我可受不了这位勋爵大人，福尔摩斯也受不了他。您瞧，他根本不相信福尔摩斯先生，根本反对请他办案。他反倒巴不得他办案失败。”

“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办案成功，让坎特米尔勋爵见鬼去吧。嘿，毕利，窗子前边那个帘子是做什么的？”

“三天以前福尔摩斯先生让挂上的，那背后有一个好玩的东西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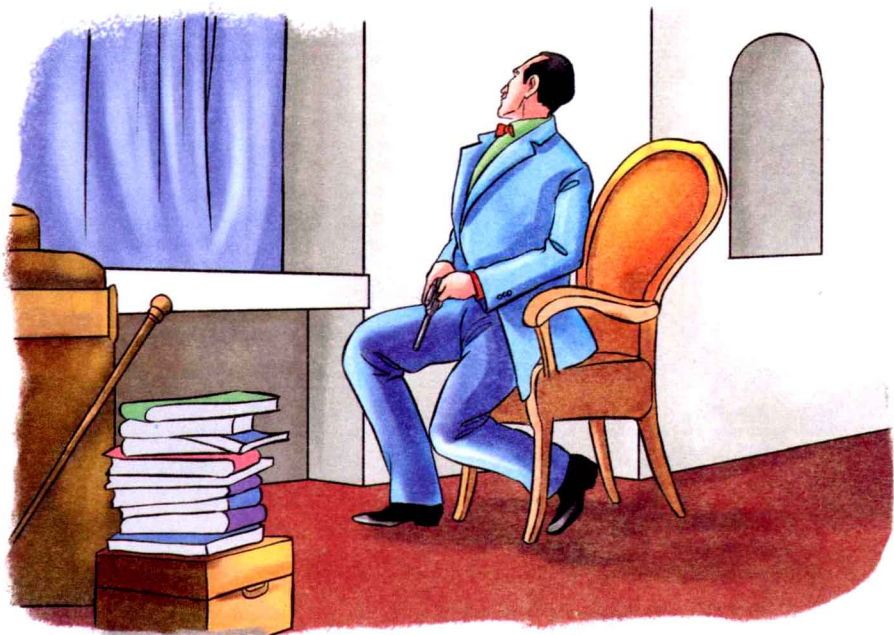
毕利走过去把遮在窗前的帘子一拉。

我不觉惊叹地叫了一声。那是他朋友的蜡像，穿着他的睡衣，脸朝向窗子，低着头，仿佛在读一本书，坐在扶手椅中。毕利把头摘下来举在空中。

“我们随时可以把头摆成各种不同角度，这样更像真的。如果窗帘没有拉上，我是不敢动它的。窗帘拉开时，马路对过也可以看得见它。”说完，毕利随手拉开帘子朝街上张望着，“有人在那边监视着我们，我现在就看得见那边窗口有一个家伙。您过来瞧瞧。”

我刚迈了一步，突然卧室的门开了，露出福尔摩斯的瘦高身材，他面色苍白而紧张，但步伐和体态像往常一样矫健。他一个箭步跳到窗口，立刻把窗帘拉上了。

“不要再动了，毕利，”他说道，“你刚才那样会有生命危



险，而我目前还用得着你。华生，很高兴又在老地方见到你了。你来的正是时候，关键时刻。”

“我猜也是这样。”

“毕利，你可以走开了。这孩子是个问题，华生，让他暴露在危险之下，让我怎么说得过去呢？”

“什么危险，福尔摩斯？”

“突然死去的危险。我估计今晚会有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暗杀。”

“别开玩笑，福尔摩斯！”

“连我的有限的幽默感也不致开这样的玩笑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眼前还是先娱乐一下吧，对不对？允许我喝酒吗？雪茄和酒都在老地方。依我看你还是坐你原来的扶手椅吧。你大概还不会讨厌我的烟斗和我的糟糕烟草吧？最近它们代替了我的三餐。”

“为什么不吃饭呢？”

“因为饥饿可以改善人体的机能。做为一个医生你当然会承认，消化过程得到的供血量等于脑力所损失的供血量。而我就只是头脑，华生，除此以外我的身体只是一个附件儿。所以，我首先应该考虑脑的需要。”

“不过，你说的危险到底是什么？”

“对了，趁着还没出事的时候，你把凶手的姓名地址记在脑子里说不定也有好处。你可以把它交给苏格兰场，连同我的问候和临终祝福，名字是内格雷托·西尔维阿斯伯爵。写下来，老兄，写下来！莫尔赛花园街一三六号。记下了吗？”

我那忠厚的脸急得都发颤了。我很明白福尔摩斯冒的危险是多么大，也很知道他刚才说的话与其说是夸张不如说是缩小。我一向是个行动家，这时我当机立断。

“算我一个，福尔摩斯。我这两天没什么事做。”

“我说华生，你的人格可没见长进，还又添了说谎的毛病。你明明是一个忙不过来的医生，每个小时都有人来看病的。”

“那都不是什么要紧的病人。你为什么不叫人逮捕这个家伙呢？”

“我确实可以这么做。他也怕这点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下手呢？”

“因为我还不知道宝石藏在什么地方。”

“对了！毕利给我说是王冠宝石。”

“不错，就是那颗硕大的发黄光的宝石。我已经撒下网了，也逮住鱼了，就是没拿到宝石，那样抓住他们来又有什么用呢？当然，可以为社会除害。但这不是我的目的，我要的是宝石。”

“这个西尔维阿斯伯爵是你的鱼之一吗？”

“不错，而且是鲨鱼，他是咬人的。另一个是塞姆·莫尔顿，搞拳击的，他倒是一个不坏的家伙，可惜被伯爵利用了。塞姆不是鲨鱼，他是一条大个的长着大头的傻白杨鱼。不过他也同样在我的网里扑腾呢！”

“这个西尔维阿斯在什么地方呢？”

“今天一上午我都是在他身边。你以前也看见过我化装成老

太婆，华生，但今天最逼真。有一次他还真替我拾起了我的伞。
‘对不起，夫人。’他说。他有一半意大利血统，他高兴的时候有一点南方人的礼貌风度，但心情不好的时候是魔鬼的化身。

“后来我一直跟着他到了米诺里斯的老斯特劳本齐商店。这个店是做气枪的，做得相当精巧，我看现在就有一支在对面的窗口。你看见蜡人没有？当然，毕利给你看过了。蜡人的脑袋随时可能被子弹打穿。什么事儿，毕利？”

毕利手里拿着一个托盘，上面有一张名片。福尔摩斯看了它一眼，抬起了眉梢，脸上浮出打趣的微笑。

“这家伙来了，这一着我倒没料到。华生，拉网吧！这家伙是个有胆量的人。你大概听说过他作为一个大型比赛中的射手的名声吧，他的枪口正在对准我呢。看来他感觉我的存在对他们的威胁有多大。”

“叫警察！”

“恐怕得叫，但不是马上。华生，你能不能从窗口看一下，是不是有人在街上把风？”

我小心地从帘子边上望了望。

“不错，有一个彪形大汉在门口晃荡。”

“那就是莫尔顿。毕利，来访的那个先生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在会客室。”

“等我一按铃，你就带他上来。”

“是，先生。”

“如果我不在屋，你也让他一个人进屋。”

“是，先生。”

我等毕利出去一关上门，就立刻对我的朋友严肃地说：“福尔摩斯，这可不行。这个人是个亡命徒，是个不管不顾的人，他可能是来谋杀你的。”

“我并不感到奇怪。”

“我不走，我跟你一起。”

“你只会碍事。”

“碍他的事？”

“不，是碍我的事。”

“可是，我不能就这么丢下你不管的。”

“华生，你必须离开这里，而且你一定要这么做，因为你从来没有让我的计划失败过，相信我，我会没事的。这个人虽说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来，但他的到来会为我带来好运。”说着他掏出日记本，匆匆写了几行字，“你把这个送到苏格兰场交给侦查处的尤格尔，然后你跟警察一起来，那就可以逮捕这家伙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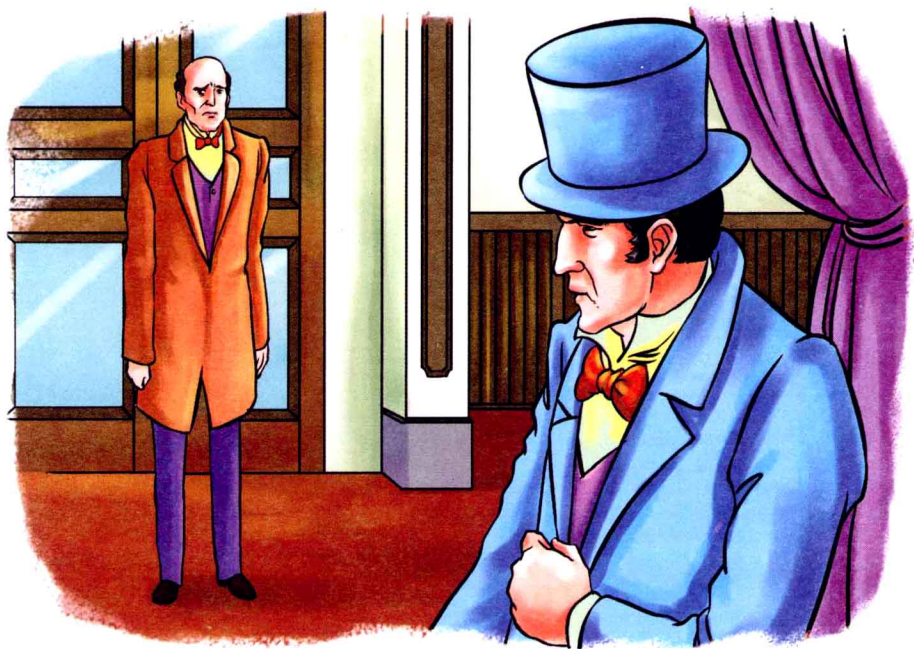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会很高兴照你的话去办。”

“在你到来之前我刚好有时间找回宝石。”说着他按了一下铃，“我们最好从卧室门走出去，这个旁门非常有用。我想在一边看看我的老鲨鱼，你知道我有特殊的办法。”

于是，一分钟以后，毕利把西尔维亚斯伯爵带到空屋子里来了。这位有名的猎兽家、运动员兼花花公子是一个魁梧、黝黑的男子，他留着黑胡须，盖着下面凶残的薄嘴唇，上面伸着一个鹰嘴似的长而弯的鼻子。他服饰考究，但是花色领结以及闪闪发光的别针和戒指给人一种浮华的感觉。当他身后的门关上之后，他用凶恶而惊愕的目光到处乱看了一遍，仿佛每走一步都唯恐有陷阱似的。当他突然发现窗前扶手椅上方的头和睡衣领子时，他猛然吃了一惊。起初他的表情纯是惊奇，接着在他凶残的黑眼睛里闪现出一种可怕的凶光。他向四周看了一下，见确实没有人在场作证，他就举起粗手杖、踮起脚尖无声地走过去。当他正准备猛跳过去一击时，突然从卧室门口有一个冷静而讥讽的声音向他说道：“不要打坏它，伯爵！不要打破！”

凶手吓得一缩，痉挛的脸上充满惊恐之色。刹时间，他又半举起那根加铅的手杖，仿佛又要对真人行凶似的，但是福尔摩斯那镇静的灰眼睛和讥讽的微笑使他的手又放了下来。

“这个玩意儿不错，”福尔摩斯说着朝蜡像踱过去，“这是法国塑像家塔韦尼埃做的，他做蜡像的技巧跟你的朋友斯特劳本齐做气枪一样高明。”



“什么汽枪！你说的是什么？”

“请把帽子手杖放在茶几上。好！请坐。你不介意把身上的手枪取出来吧？好吧，你愿带着坐也随你的便。你的来访非常巧，因为我本来也很想找你稍微聊一聊。”

伯爵把粗眉毛一拧。

“我么，也是想跟你谈谈，所以才来的，福尔摩斯。我不否认刚才我是想揍你。”

福尔摩斯动了一下靠着桌边的腿。

“我看出来你有这种想法了，”他说，“不过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”

“因为你专门跟我捣乱。因为你派出你的爪牙跟踪我。”

“什么？我的爪牙！绝对没有！”

“别装蒜！我派人反过头来跟踪了他们。并不是只有你会玩这种游戏，福尔摩斯。”

“这倒没什么，西尔维亚斯伯爵，不过请你叫我名字的时候

要加称呼。你应该知道，我干的这一行，只有流氓才像熟人那样直呼我的名字，你也会同意我的看法，这么做颇惹人讨厌。”

“好吧，那就福尔摩斯先生吧。”

“很好！我告诉你吧，你说我派人跟踪你的话是不对的。”
伯爵轻蔑地笑了。

“别人也会像你一样跟踪你。昨天有一个闲散老头子，今天又是一个老太婆，他们盯了我一整天。”

“说实在的，先生，你可真恭维我了。昨天道森老男爵还打赌说，我这个人，干了法律，亏了戏剧界了。怎么你今天也来抬举我的小小化装技术了？”

“难道是你本人？”

福尔摩斯耸了耸肩：“你看墙角那把伞。你在好心地帮我捡伞时，还没有怀疑我。”

“要是我知道是你，你也许永远也不会……”

“再回到这个寒舍了。我很明白这一点，你我都后悔不该错过了好机会。既然你当时不知道是我，所以我们又碰头了。”

伯爵的眉毛拧得更紧了：“你这么一说更严重了。不是你的探子而是你本人化装，你这个没事找事的！你承认你跟踪我。为什么跟踪？”

“得了，伯爵，你过去在阿尔及利亚打过狮子的。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？”

“为什么打猎？”

“为什么？为了玩，为了刺激，为了冒险！”

“也为了地方除害吧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我的理由也一样！”

伯爵一下跳起来，手不由自主地朝后裤袋摸去。

“坐下，先生，坐下！还有一个更实际的理由，我要那颗发黄光的宝石。”

伯爵往椅背上一靠，脸上露出狰狞的笑。

“原来如此！”他说道。

“你明知道我是为这个盯着你的。你今晚来的目的就是摸清我到底掌握你多少情况，有多少必要把我除去。好吧，我告诉你，从你的角度来说那是绝对必要的，因为我一切都知道，只除了一点，这是你即将告诉我的。”

“好哇！请问，你要知道的这点是什么呢？”

“宝石现在在什么地方。”

伯爵警觉地看了福尔摩斯一眼：“这么说，你是想知道那个？但我怎么能告诉你它在什么地方呢？”

“你能的，你一定会这样做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你不必恐吓我，伯爵。”福尔摩斯两眼盯着他，“你就像块玻璃板，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穿你。”

“那么，你已经知道宝石在哪里了？”

福尔摩斯高兴地把手一拍，带着嘲笑指了指他：“这么说你知道宝石的下落了，你已经承认了？”

“我什么也没承认。”

“伯爵，如果你态度好一点，我们可以商量一下。否则，你的处境很危险。”

伯爵眼瞧着天花板，说道：“你应该明白你现在的处境也很危险！”

福尔摩斯看了他一眼，然后拉开抽屉，取出一本厚厚的日记本。

“你知道这里面是什么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先生。”

“是你！”

“我！”

“正是你！你的全部经历，包括每一件罪恶的冒险勾当。”

“你这混蛋，福尔摩斯！”伯爵两眼冒火地喊道，“我的耐性是有限度的！”

“全都在这儿，伯爵。比如把财产留你的哈罗德老太太的死

亡真相，而你立刻就赌光了。”

“你在胡说八道！”

“以及瓦伦黛小姐的全部生活事迹。”

“你在那里找不出任何东西！”

“你多的很呢，伯爵。这里是1892年2月13日在里维埃拉头火车上抢劫的记录。这个是同一年在里昂的银行的伪造支票案。”

“这个你说的不对。”

“这么说别的都对了！伯爵，你是一个会打牌的人。在对手掌握了全部王牌的时候，交出你的牌是最省时间的了。”

“你说这些和你刚才讲的宝石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伯爵，不要着急！让我来照我的简单平常的方式把话说明白。我掌握着这些针对你的情况，但最重要的，我还完全掌握着你和你那个打手在王冠宝石案中的情况。”

“哦，是吗？”

“我掌握着送你到白金汉宫的马车夫，带你离开的马车夫。我掌握着在出事地点看见过你的看门人。我掌握了艾奇·桑德斯的情况，他不肯给你切割宝石。艾奇已经坦白了，你的事完全暴露了。”

伯爵头上的青筋全胀起来了。他那多毛的大手紧张地绞在一起。他似乎要说话，但吐不出字来。

“这就是我的牌，”福尔摩斯说，“现在我都摊出来。但是缺一张牌，是那张方块K。我不知道宝石在哪里。”

“你永远不会知道的。”

“真的吗？伯爵，你权衡一下轻重，你将被关押二十年，塞姆也一样。那你要宝石有什么用呢？毫无用处。而如果你把宝石交出来，那我可以不起诉你。我们需要的不是抓住你或塞姆，我们要的是宝石。交出宝石，那么，只要你将来老老实实，我个人意见是放你自由。如果你再有任何不轨，那就不会再有下一次了。这次我的任务是拿到宝石，而不是抓住你。”

“如果我拒绝呢？”